

社会观察

# 同一屋檐下，还有多少“熟悉的陌生人”？

文 / 郭元鹏

平常，工作日的上午10点，一般都是南京明发滨江新城小区最安静的时刻。而5月19日上午10点多，这份安静被刺耳的警笛声打破。四处打听之下，居民们才得知，小区的一套房子里，发现了一具男子尸体。据了解，男子被发现时，尸体已开始腐烂，死亡已近一周。可令人不解的是，死者住的是一个群租房，里面连他在内共有7名租客。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竟没有发现异常。

(5月20日《现代快报》)

死在群租房里而人未知，就是城市里存在一批“熟悉的陌生人”的悲催。

看过一则小故事，说是一人晚上加班回家，看到一人形迹可疑，就悄悄跟踪。形迹可疑的人来到了自家对面，拿出钥匙打开房门。跟踪者立马报警，说有人偷东西。报了警后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原来形迹可疑的人是自己家的邻居。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

实性如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故事创作最起码会是“来于生活”的，充其量也就是“高于生活”。这个故事反映出了一个社会困境：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了。对面相居而不相识的邻居不是笑话。即使能够知道是邻居，未必就知道姓啥名谁，未必就知道家庭情况，仅有的也只是见面微笑一下了。大多数的人甚至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氛围里，也是老死不相往来。

还记得小时候，上世纪70年代，邻居之间的交往是何其频繁。你家做了好的饭菜，总要给我家送上一碗；我家有了幸福喜悦，总会喊上邻居一起分享。生活好了，收入高了，楼房大了，情却冷了。在钢筋水泥丛林里，在步履匆匆前行里，在灯红酒绿喧嚣里，人与人之间隔着一道篱笆，心与心之间遥远了。

去年的时候，珠海市举办了一个活动，叫“给陌生人一个微笑”。结果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当志愿者主动去微笑的时候，去握手的时候，去

拥抱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回应是迅速躲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防备心理使然，是信任缺失使然。不能说这些人错了，而是环境改变了人。

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忙碌，以至于每一位导游猝死了，她留下的遗言是“太累了”。是的，我们为了房子“太累了”，为了车子“太累了”。我们甚至不愿意放慢脚步，看看身边的风景，看看擦肩而过的人们。在同一屋檐下，当室友死去一周的时间，都没人发现的时候，这暴露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当然，还有出租房的安全监管，警方的治安防范。

“熟悉的陌生人”，让钢筋水泥的城市少了温情。这需要反思，但纠正这种现象，却需要综合治理。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温情在心间，都能不再有“太累了”的感觉，还要通过社会治安的好转，让人们少些安全的担忧和无边的猜疑。

一针见血

# “七成‘90后’认同傍大款”的调查不着调

文 / 晴川

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被年轻人追捧为“网络情人节”。近日，人人网针对2573名“90后”大学生开展了一项年轻人爱情观不完全调查，其中男生1256人，女生1317人。这份“调查报告”结论表明，逾七成“90后”受访者不反对傍大款。

(5月20日《新闻晨报》)

在“520”这个网造节日里抛出这样一份“调查报告”，无异于在人群中扔下一枚重磅炸弹，必激起巨大声浪。然而，这样一份“调查报告”，能反映“90后”的婚恋观，真的如此不堪吗？

既是调查报告，须得讲究科学严谨。抽样调查重在样本的随机性，一个以交友为目的的网站，流连其中者本就多带有倾向性和某种目的性，根本无法代表“90后”整体，这样的抽样，岂能称为“随机”？何况，即便针对被选择的样本，也未见得就是内心真实反映。因而，这个结论亦未必可信。把一个不可信的结论普泛化，这种逻辑真是醉人。

而从具体细节来看，虽说“67.7%的‘90后’表示这种现象无可厚非”，但后面还有一句“自己不会去做”。这才是关键。多元化社会，价值观本就多元。对待社会现象，允许不

同观点存在，但看人更要看态度，看内心是否有底线。谁都不必对大学生傍大款现象遮遮掩掩，要没有“物质崇拜”的爱情，得首先有办法对“金钱社会”漂白才行，此为后盾。但“自己想尝试的仅占4.8%”则清晰表明，坚守内心底线者是绝对主流。一篙摆倒一船人，这个“打击面”委实太大。而一边说“七成不反对”，一边又说只有“32.3%的人对恋爱对象的经济条件关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浑然不觉，仓促之态更让人发噁。

不得不说的是，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特点。在“七成不反对傍大款”的定性下，最关键信息往往是被忽略的，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往往就是这个判断。尤其是在“520”已被赋予了特别的情爱内容的时刻，抛出这么一个看似公允实质带有明显“吹黑哨”嫌疑的“调查报告”，这不像是出于客观呈现真实的公心，倒更像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别有用心，既不着调，也不靠谱。

一个交友网站的这番做派，个别媒体不能明辨，反而做推手掺合，既误导社会公众，也误伤“90后”大学生群体，令人忧心，让人愤慨。面对这种无底线的炒作，有关方面是不是也该果断出手，予以“调查”并向公众“报告”一下结果呢？

教育评弹

# 防拐实验透支孩子对世界的信任

文 / 段思平

5月19日，陕西省公安厅“三秦回家网”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明光路派出所一起，在西安城北一幼儿园举办了一次幼儿防拐骗实验。实验中，12名儿童中先后有8名被民警扮演的“坏阿姨”、“坏叔叔”成功带走。

(5月20日《华商报》)

防拐实验，此前在很多地方都做过，结果也大同小异——大部分孩子都抵不过“坏人”的利诱哄骗。于是，一些人煞有介事地点评：看吧，孩子的防范意识太差了。家长也跟着着急，万一孩子真的碰到坏人可怎么办？最后得出的结论无非就是：要增强教育，提升孩子的防骗意识。

测试似乎很成功，但大人们都无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孩子的感受。三

四岁的幼儿，哪里知道社会有这许多阴暗面？在试验里，孩子一开始只知道“坏叔叔”外表可亲就跟着走了，后来发现他是骗子，最后“坏人”摇身一变又恢复了“警察叔叔”的身份。这样的剧情“神反转”的身份。这样的剧情“神反转”，确定每个孩子都能从心里接受吗？

本来孩子在课本和儿童读物里，看到的都是世界的美好，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对他人的信任；结果一群“坏阿姨”、“坏叔叔”在一天之内颠覆了这一切，孩子们突然发现，原来世界很危险。一边教孩子团结友爱、助人为乐，一边又搞得孩子紧张兮兮、处处防范，这无疑会让孩子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变得无所适从。

并且，这些“坏人”欺骗孩子之后，作为骗子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无疑在告诉孩子，骗人无罪。这下孩子

学会的不仅是“不和陌生人说话”，还从心里消除了骗人的耻感，这样的孩子难保今后不会谎话连篇。因此，我建议防拐实验即使要再做，也得增加一个惩治骗子的环节。

其实，有些东西根本不用测试，我们也能想象。天真懵懂的孩子，在有心诱骗、精心布局的成年人面前，哪能不束手就擒？须知，单靠孩子自己防骗防拐，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算孩子拆穿了骗子，体力上也不可能是对手。因此，真正需要测试的，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组成的儿童保护体系是否牢固。比如，家长是否避免将幼儿独自留在家中？校方和家长是否实现了无缝对接？警方是否建立了有力的打拐机制？只有各方形成合力，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才能从源头上形成保护孩子的安全保障。

# “生育移民”背后的人性公平之争

文 / 盛翔

因户籍所在地和工作所在地二孩政策不同，贵州女教师持有安徽开具的准生证，却仍被贵州方面责令引产，否则将被开除公职。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贵州省卫计委专门请示了国家卫计委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意见，贵州省荔波县教育局与卫计局联合下发的要求终止妊娠的通知被认定为无效。

(5月20日《新闻晨报》)

怀孕5个月还被强制要求终止妊娠——可以想象，当这新闻曝出，公众的第一反应是“不人性”的指责。因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剧情很快出现反转，也就毫不奇怪了。暂且不对计生政策的人性问题做过多评论，仅就政策落实的公平问题而言，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人可以生有的人不能生，那显然是不公平的。

当然，女教师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她拿了一本安徽的生育证，有评论称之为“政策打架，群众躺枪”。在此个案中，不同地方政策不同的“政策打架”的确不假，所谓“群众躺枪”却着实是混淆了是非。本事件中有几个重要的日期需要引起关注：原户籍为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的女教师，2015年2月9日将户口迁至安徽省黄

山市屯溪区，2015年2月10日与丈夫登记结婚，2015年2月17日在黄山市屯溪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理了二孩生育证。

一个仍在贵州教书且丈夫也是贵州人的贵州籍女教师，却突然将户籍迁到了安徽，户口办妥没几天就办了生育证，为什么？这究竟是“躺枪”，还是“钻空子”？套用“高考移民”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生育移民”。所以，贵州当地的执法并非无理取闹，只不过在舆论的片面解读下，他们瞬间成了十恶不赦的混蛋。可是，同样都是“钻空子”，如果“生育移民”可以被容忍，为什么“高考移民”却必须严厉打击呢？这是否舆论的双重标准？

相比直接去国外或者香港生孩子的“生育移民”，利用地区间生育政策细微差异进行的“生育移民”无疑要“低端”不少，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更可能被效仿的可能。当“生育移民”女教师被舆论包装成不人性政策的受害者，必然会有更多后来者借鉴其“成功经验”，对那些老老实实遵守计生政策的人来说，是否同样构成了不公平？在公民权利的维度，我认同生育权不应受到约束；但在权利平等的维度，只要政策尚未变更，所有人都应同样遵守，而不是谁会“钻空子”谁就得利。

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今日女报》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0731-82333623)。